

DANGEROUS
SUMMER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张白桦 译

危险的夏天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危险的夏天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张白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险的夏天·非洲的青山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张白桦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7
(沙发图书馆)
ISBN 978-7-301-27131-5

I. ①危… II. ①海…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5679 号

书 名	危险的夏天·非洲的青山 WEIXIAN DE XIATIAN · FEIZHOU DE QINGSHAN
著作责任者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张白桦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131-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ofabook@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217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11.625 印张 彩插 64 页 180 千字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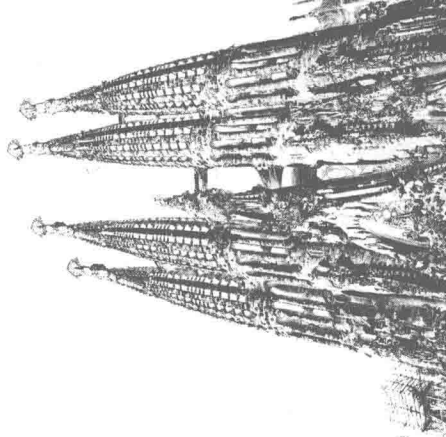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章下为编辑所加提要)



第一章 / 001

重回西班牙非同寻常，她是我除了祖国之外的最爱。

第二章 / 013

再次亲眼观看安东尼奥的表演，仿佛亲证一种以为已经死亡、已经完蛋的东西在你面前死而复生。

第三章 / 018

“领事馆”，马德里。安东尼奥和路易斯·米格尔的对决赛季开始了。

不存在竞争的斗牛，毫无价值可言。而这种竞争一旦出现在两个伟大的斗牛士之间，那就是殊死搏斗。

第四章 / 032

科尔多瓦城外。夜宿山上的修道院。

海梅·奥斯托斯多次希望牛杀死自己，他在这方面的诚意，没有哪个斗牛士可以与之相比。

塞维利亚。塞维利亚的斗牛比任何其他城市都要恶劣。

第五章 / 042

阿兰胡埃斯的血。安东尼奥第十二次受伤。他是在跟历史竞争。

在西班牙，痛苦简直就成了人人都得接受的东西。

第六章 / 058

阿尔赫西拉斯。米格尔的表演。

安东尼奥自傲得像一个魔鬼，深信自己作为斗牛士，比路易斯·米格尔还要伟大。



第七章 / 066

萨拉戈萨的对决。

黑夜中前往阿利坎特。关于内战的回忆。

第八章 / 078

巴塞罗那。布里戈斯。安东尼奥的表演都是出神入化。

第九章 / 085

圣费尔明集市。

潘普洛纳就不是一个应该陪太太去的地方。

曾经的年轻的面孔，都跟我一样，变成老态。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安东尼奥和死亡的定期约会。任何人都可以面对死亡，然而，把死亡承担下来，做着经典动作，尽可能地贴近死亡……这可比单纯地面对死亡要复杂得多。

第十章 / 093

巴伦西亚。

从六年前我在潘普洛纳首次看安东尼奥斗牛以来，他挥动披风的动作一直让我心花怒放，而今天，他更是前所未有的了不起。

第十一章 / 113

马拉加。又一次对决。

安东尼奥让每一个闪躲动作仿佛进入了永恒。……把死亡变成自己的伴侣一般。

第十二章 / 121

巴荣纳。雷亚尔城。

安东尼奥在口袋里揣着死亡到处走。

第十三章 / 133

毕尔巴鄂。

悲悯在斗牛场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如果你看过安东尼奥在毕尔巴鄂的表演，那么，谁是最优秀的斗牛士就不再是什么问题了。

第一章

重回西班牙非同寻常，她是我除了祖国之外的最爱。

重回西班牙非同寻常，因为我一直就没指望获准重返这个国家。西班牙是我除了祖国之外的最爱。此外，只要那个国家的监狱里还囚禁着我的任何一位朋友，我就不会再回到那里去。然而，我 1953 年的春天在古巴跟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兵戎相见的好朋友谈到我们赴非洲的途中要在西班牙做短暂的停留，他们却一致认为只要我不声明撤销写过的文章，闭口不谈政治的话，我完全可以荣归西班牙。美国的游客已经无需签证就可以入境了，申请签证也不成问题。

到 1953 年为止，我还没有朋友被囚禁。我制订了一个计划：先带妻子玛丽去潘普洛纳赶集，接下来去马德里参观一下普拉多博物馆。完了如果我们还有闲情逸致，就到巴伦西亚看看斗牛比赛，最后再上船去非洲。玛丽这辈子还不曾去过西班牙，但她认识的都是些非常非常高雅的人物，一旦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也不要紧，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出手相助，所以我相信她绝对不会碰到什么不测。

我们迅速穿越巴黎，风驰电掣般地驱车经过夏尔特尔、卢瓦尔河和波尔多市郊，向比亚里茨驶去。已经有好几个人在那里整装待发，准备跟我们一起穿越国境。我们吃饱喝足以后，定好一个时间在昂代海滨我们住的旅馆碰头，然后一起奔赴国境。我们的一个朋友带了封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公爵的信，大家都相信这封信会在我碰到麻烦时大显神通，对此，我虽然不敢肯定，却很

宽慰。

车到昂代的时候，万里乌云，阴雨绵绵。当天午后依然是阴云密布，加上厚厚的云层和薄薄的雾霭，我们都看不到西班牙的崇山峻岭，我们的朋友也没有在事先约好的旅馆见面。我推测他们大概一小时以后会到，结果他们没到。我又等了他们半小时，他们还是没到，于是，我们奔赴国境线。

在边防检查站，天气阴沉如旧。我手持四份护照走进检查站，递给警察。一个警察仔仔细细地审视着我的护照，半晌没抬头。虽然这种情况在西班牙是家常便饭，但还是不免让人心中忐忑。

“作家海明威跟你沾亲？”他头也不抬地问道。

“是我的本家。”我答道。

他拿着护照，一页页地逐一翻着，又仔细端详着我的照片。

“你是海明威吧？”

我略略挺直了身体说道，“A sus ordenes，”这句西班牙语的意思是：服从您的命令，听候您的调遣。我以前曾经看到和听到别人在众多不同的情况下说过这句话，但愿自己此时运用得恰到好处，发音标准。

还好，他站了起来，还伸出了手，说：“你的书，我都看过，非常喜欢。我盖个章，再看看能不能在海关那里给你帮上忙。”

我们就是这么到西班牙的，所经历的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比达索瓦河河畔上有三个检查站，我们每到一处被警察拦住以后，我以为都会把我们羁留下来或者遣送回边境，可是，事实上警察每次都彬彬有礼、仔仔细细地检查我们的护照，然后高高兴兴地一挥手，让我们继续前行。我们这一行人包括一对美国夫妇、季安佛朗科·伊凡奇契、一个意大利乌迪内的司机阿达莫，他要到潘普洛纳的桑福尔米内斯去。季安佛朗科是一个快活的意大利威尼托人，我们的老朋友，以前曾经是一名骑兵军官，跟随隆美尔作过战，在古巴工作期间和我们

同住，他把汽车开到勒阿弗尔和我们会合；阿达莫以前就胸怀大志，要做殡仪葬礼承办人，而事实上他也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倘若你哪天在乌迪内去世，他就可以承办你的葬礼。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哪一方，而我是第一次到那个旅游中心地，为了宽慰自己，我有时自欺欺人地希望他哪一方都可以站。后来我与他一点点熟悉起来，感觉他多才多艺如达·芬奇，我确信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完全可能为了自己的信仰站在其中的一方作战，然后又为了他的祖国或者家乡乌内迪城站在另一方作战。倘若存在第三方的话，他还可以为了兰西亚公司或者殡仪事业作战。原因就是他对上面提到的三个立场都可以同样的全心全意，专心致志。

倘若你想快乐地出门旅行，你就跟快活的意大利人结伴同行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此时我们正跟两个优秀的意大利人一起攀登兰西亚山。此次活动非常愉快，趣味横生。我们从郁郁葱葱的比达索瓦河谷向上攀登，大路两旁长着许多栗子树。等我们登上山顶以后，看到那片薄雾正在逐渐消散，于是我断定只要一过维拉特隘口，天气就会阳光灿烂，我们届时就可以蜿蜒而下，驱车进入纳瓦纳高原了。

这篇文字本来是准备写斗牛的，只想让玛丽和季安佛朗科开开眼界，其实当时的我对斗牛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马诺莱特上次去墨西哥进行斗牛表演时，玛丽曾经去看过。那天风刮得很大，他斗的两头牛是最顽劣的，而玛丽喜欢的却是斗牛的整个过程。他在那场斗牛过程中的表现其实很差劲，我据此推断，既然她连那场斗牛都喜欢，她将来会爱上斗牛的。人们有个说法，如果你一年都没看斗牛，那你一辈子都不会再看斗牛。这话说得太夸张，却有点道理。我就14年没看斗牛了，墨西哥斗牛除外。这段时期我大多数时候跟坐牢没两样，只不过我被囚禁的地方不是在斗牛场内，而是斗牛场外罢了。

我从报刊杂志上得知，也有靠得住的朋友告诉过我，在马诺莱特

称霸斗牛场的那段时间以及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斗牛场上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例如，为了保护剑杀手的安全，把牛角尖锯掉，再削得尖尖的，挫得光光的，这样看起来就像真牛角一样了。不过，这样的所谓牛角尖很娇嫩，就像刚刚剪完的指甲下面的肉一样。这样的牛角尖就是撞到斗牛场围墙的木板上，牛都会疼痛难忍，导致牛用角撞击任何别的东西都会小心翼翼，撞上盖在马匹身上帆布时也有同样的效果，这种帆布像铁一样硬，是用来给马匹作铁甲的。

由于牛角的长度缩短了，牛也就失去了距离意识，剑杀手被牛顶着的危险大大降低。在养牛场，牛在常见的争执和争端中，以及偶尔与其他牛发生的殊死搏斗中，一次次地使用自己的角。年复一年，牛对自己角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使用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于是，某些星级斗牛士的经纪人（每个这样的经纪人手里都控制着一大批二流的斗牛士）总是要求斗牛的饲养员想方设法养出我们所谓的半公牛或者中等公牛，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地养出刚满三岁的公牛，原因是这么大的公牛还不会熟练地使用自己的双角。给公牛喝水的时候，不许公牛远离牧场，这样公牛的四条腿就不会锻炼得强健有力，就无法跟着穆莱塔红布迅速地复位。要求用谷物喂养公牛，这样就可以达到所需要的体重，看起来像真正的公牛，重量也貌似真正的公牛，进场迅速，也像真正的公牛。然而，其实只是半公牛。这样的惩罚使得公牛日渐软弱，变得容易控制。除非得到斗牛士好脾气地温柔呵护，牛最终一定会没有能力对抗斗牛士的。

许多人都曾经被削短了的牛角扎伤过，即便在牛角被削短了以后，不论何时何地，牛只要用角猛地一扎，都会扎伤或者扎死你。不过，一头被削过角的牛与一头没削过角的牛比起来，人最终被扎死的几率至少要减少十倍。

普通观众，因为他或者她对动物的角并不熟悉，所以看不出被磨过的角留下的那种略显灰白的痕迹，看不出牛角是否被削过了。这

些人眼里的牛角尖，只是一个尖尖细细、闪闪发亮的黑点，这些人哪里知道那是用曲轴箱机油摩擦而成的呢？这样一来，削过的牛角散发出的光泽比你用洗革皂擦洗过的皮靴还要亮。然而，在一个内行的老手的眼里，这些都会一目了然，就像一个珠宝商面对钻石上的瑕疵似的，只须远远地一望，就心知肚明了。

马诺莱特时期以及接下来的那段时期，那些缺德的经纪人要么是这些不良现象的始作俑者，要么就是跟某些始作俑者或者饲养员沆瀣一气。他们给自己的斗牛士树立的理想是斗半公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集中精力大批饲养半公牛的饲养员。为了达到对公牛速度的要求，为了让公牛既温驯又容易激怒，饲养员先是在繁殖的时候保持公牛的体型瘦小，然后改用谷物饲养公牛，使得公牛增重，给观众造成公牛很庞大的印象。他们倒不为牛角的烦恼，因为牛角可以改变，观众看到斗牛士斗这种牛的时候可以创造奇迹——斗牛士后退着斗牛，斗牛士瞪大了眼睛盯着的不是从他们的腋窝下穿过的牛，而是观众；斗牛士在凶悍的斗牛面前跪下，左胳膊肘放在牛的耳朵上，表演给牛打电话；斗牛士摸摸牛角，把刀和穆莱塔红布一扔，像一个表演夸张的演员那样盯着观众，而牛呢，还是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还在流血不止，还在被催眠的状态。观众目睹了这个过程，还以为亲证了一个全新的斗牛黄金时代的来临呢。

假如缺德的经纪人只能从诚实的饲养员那里买到牛角没削短的真正的牛，那么，在黑漆漆的通道里，在斗牛那天的中午，把被选中的牛关进斗牛场的石头围栏里以后，那几头牛一定会遭遇些什么。因此，假如你看见一头双目炯炯、快捷如猫的斗牛，四条牛腿在 *apartado* 的时候，即挑选后的牛被关进围栏的时候健壮无比，后来从围栏里走出来时后腿却软弱无力，那么就是有可能有人把一袋沉重的饲料塞进了这头牛的胃里。或者因为这时有人用一个大大的给马注射用的针，给这头牛注射了一针有催眠、镇静作用的巴比妥类药物。于是，这头

牛像梦游似地漫无目的地进了斗牛场，斗牛士只得借助这种神情恍惚来挑逗这头牛，所以，此时斗牛士所斗的牛是对斗牛兴趣全无，彻底忘却了自己的大角是干什么的牛。

当然，他们也会有只得跟没有削过角的真正的牛斗的时候。最优秀的斗牛士可以斗上一场，然而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并不愿意。不过，他们所有的人一年总要斗上几次的。

就这样，由于种种原因，更由于事实上我现在的的生活已经离吸引广大观众的体育活动很远，我现在对斗牛已经不像往日那样兴趣盎然了。不过，斗牛士的新生代已经成长起来，我倒是很渴望看看他们。我了解他们父辈的情况，他们中有些人非常优秀，但已经死了；另外一些人由于畏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失败了。看到他们由于畏敌而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的样子，我为他们而痛苦难当，也跟他们一起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所以，我下定决心从此再不与斗牛士交朋友了。

1953年，我们住在莱库姆贝里市郊，每天早晨开车跑25英里的路，于6点30分到达潘普洛纳，观看牛七点钟经过街道。我们让我们的朋友在莱库姆贝里的旅馆安稳地住了下来；我们一起度过惯常的热闹闹的七天，此间庆祝活动不断，我们渐渐互相熟悉起来，喜欢上了对方，换句话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这说明这个节日够喜庆。我原本想起达德利伯爵那缀着金边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的时候，只是有点虚荣罢了，而现在，我觉得它很漂亮。那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季安佛朗科参加了一个有跳舞和喝酒活动的聚会，这场聚会是由擦皮鞋的人和几个计划当扒手的人举办的。我们在莱库姆贝里的床上很少见得到他，因为有一天早晨他错过了街道上奔驰而过的牛，所以他睡在牛进入斗牛场的必经之路上——用围栏隔开的通道上，这样一来，他肯定会按时醒来看到斗牛进场。事实上，他确实看到了，因为

牛从他身上奔了过去，他创造了次重要的历史。斗牛士班子里的人都为此而洋洋得意。

阿达莫每天早晨都到斗牛场来，请求杀死一头牛，但斗牛的管理机构却另有打算。

天气情况够恶劣的。在观看斗牛的时候，玛丽被雨淋病了，结果得了重感冒，一直在发烧，我们在马德里的那段时间她都没能恢复健康。我们看的那几场斗牛都不很精彩，不过却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安东尼奥·奥多涅斯。

就像见到了所有绝妙挥动披风的人一样，我从他开始长时间地挥动披风的伟大样子上，看出他的伟大来。这种人不乏其人，他们都生机勃勃，还在斗牛，不过他更加出类拔萃罢了。此外，就穆莱塔红布来说，他挥动得无可挑剔。他牛杀得也很精彩，不费吹灰之力。我当时用挑剔的目光目不转睛地观看他的表演，我知道假如一切正常的话，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剑杀手。而我当时还不知道的是，不论一切是否正常，他都会伟大，虽然身受重创，却越创越勇。

多年以前，我认识了他的父亲卡耶塔诺，还在《太阳照样升起》一书中记述过他的斗牛表演。那本书的记录完全是纪实性的，包括斗牛场上的所有情景和他斗牛的过程和场面。只有斗牛场外的种种是虚构和想象的，对此，他一直非常清楚，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我观看着安东尼奥斗牛，看到他父亲在全盛时期所具有的一切本领他都具备。而卡耶塔诺的技巧已经完全臻于极致，可以指挥自己的手下——长矛手和短标枪手，使得斗牛的全过程即剑杀牛的那三个阶段有条不紊。安东尼奥比他的父亲还要出类拔萃得多，牛入场以后他挥动披风的每一次躲闪，长矛手的每一次行动，长矛的每一次刺杀，都是事先精心设计好了的，牛自然而然地接受斗牛的最后一幕：穆莱塔红布控制了牛，牛被剑杀。

在现代斗牛法中，穆莱塔红布是控制牛的唯一办法，这样牛被

剑杀了，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剑杀手剑杀牛之前，假如牛还能向前奔的话，剑杀手要做出一系列传统的躲闪动作。在做这些躲闪动作的时候，剑杀手要在牛角的挑刺范围内让斗牛擦身而过。在剑杀手的挑逗和撩拨下，牛越贴近斗牛士，观众就感觉越刺激。这些传统的躲闪动作都危险万状，期间，剑杀手必须手拿一根 40 英寸长的木棍，木棍上挂着一块鲜红色的法兰绒布来控制牛。他们做了很多特技似的躲闪动作，实际上的结果不是牛从剑杀手身旁跑过，而是剑杀手从斗牛身旁跑过。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从斗牛身旁跑过向牛致意。事实上，剑杀手跑过牛身旁的时候，没能控制和左右牛的行动。最动人心魄的躲闪动作就是当斗牛直冲过来的时候，面着斗牛做的；剑杀手都知道，与面对牛相比，转过身来背对着牛，只要能够躲闪得开，就没有危险，可是观众喜欢这些技巧，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躲开电车。

我第一次看安东尼奥斗牛，就看出他会做那些传统的躲闪动作，无须弄虚作假。我看出他对牛了如指掌，如果他愿意的话，还是宰牛的行家里手。不仅如此，他挥动披风也是天才。我看得出，他具备剑杀手的三大基本条件：勇气、斗牛技巧以及面对死亡危险的优雅风度。可是，就在那场斗牛结束以后往斗牛场外面走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转告我，说安东尼奥请我到约尔迪大饭店见面。我当时心中暗想：你也知道这个斗牛士是多么伟大，倘若他将来遇到什么不测，你要承受多大的失落啊，不要再跟斗牛士交朋友了，尤其是眼前这个。

所幸的是，我一直没有学会接受自己给自己献上的良策，也从来不肯接受内心的担心对自己提出的忠告。于是，遇到赫苏斯·科尔多瓦以后，我向他打听约尔迪大饭店在哪里，他提议陪同前往，把我送到安东尼奥的房间门口再走。赫苏斯·科尔多瓦出生于堪萨斯，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前一天刚刚送给我一头牛。这个墨西哥斗牛士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智慧的剑杀手，我很愿

意跟他谈话。

安东尼奥全身赤裸着躺在床上，一条小毛巾权作遮羞的无花果树叶。我先注意到的是他的那双眼睛，这双眼睛是人们所见过的最乌黑明亮的眼睛，里面满是快乐。还有他的微笑，那是淘气的顽童咧开嘴时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看着他右大腿那个伤疤。安东尼奥向我伸出了左手，说道，“请坐，坐在床边上吧。告诉我，我斗牛有我爸爸那么伟大吗？”

我凝望着他那双不熟悉的眼睛深处，此时他眼底的笑意消失了，我心中的狐疑（不知我们能否成为朋友）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我告诉他，他斗得比他爸爸还要精彩。我还告诉他，他爸爸的手法有多么精彩。后来，我们说到了他的那只手，他说只不过是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筋腱和韧带都没断，等再过两天就可以用这只手斗牛了。他给未婚妻卡门的电话接通了，卡门是他的经纪人多明吉的女儿和剑杀手路易斯·米格尔·多明吉的妹妹。我起身回避，到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地方去。等他接完电话，我们约好在埃尔－雷伊－诺夫莱跟玛丽见面，我就告辞出来了。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

我们第一次去看安东尼奥斗牛的时候，路易斯·米格尔·多明吉已经隐退了。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平庄，平庄是他刚刚买的一片大农场，位于马德里到巴伦西亚的大道上，在萨利塞斯附近。我很多年以前就结识了米格尔的父亲，他一度是称雄一时的伟大剑杀手，当时只有两个这样伟大剑杀手。后来，他成了一个精明强干的生意人。是他发现了多明戈·奥尔特加的才能，还出任他的经纪人。多明吉和太太育有三子二女，而三个儿子全都是剑杀手。路易斯·米格尔才华横溢，办事干脆利落，事事妥帖；他还是一个伟大的短标枪手和西班牙人所说的 *torero muy largo* 人，即会全套的躲避动作和各种各样优雅的技巧，会随心所欲地戏弄公牛，刺杀动作要多潇洒就可以多潇洒。

邀请我们做短暂停留的就是这个父亲多明吉，我们前往巴伦西亚的途中路过路易斯·米格尔刚买不久的大牧场，多明吉让我们去那里吃顿午饭，看看他。于是，我、玛丽和胡安·金塔纳（《太阳照样升起》一书里面旅馆老板蒙托亚的原型，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住在潘普洛纳）一起坐在七月流火的天气里穿过新卡斯蒂利亚地区，来到那幢幽暗阴凉的房子里；从非洲吹来的阵阵热风把沿途打谷场上的谷粒吹上云霄。路易斯·米格尔皮肤黝黑，身材修长，臀部窄小，对于一个斗牛士来说，脖子略长了些，脸上的表情既玩世不恭又严肃认真，可以从职业性的蔑视变成轻松自然的欢笑，是个非常讨喜的人。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和路易斯·米格尔的妹妹卡门也在那里。卡门是个大美人，皮肤黝黑，面容秀美，体态婀娜。她跟安东尼奥已经订婚，计划在当年秋天成婚，从他们说话的语言神态和动作中不难看出，他们非常相爱。

我们参观了他们养的牲畜、家禽，去了马厩和储藏枪支的房间。他们最近在这一地段设置的一个陷阱捕获到了一匹狼，现在狼关在一个笼子里，我进了笼子，跟狼玩耍，看到我这样，安东尼奥非常欢喜。这匹狼看起来体型结实，糟糕的是它患有狂犬病，我推测大不了就是被狼咬上一口，所以，不妨走进笼子，试试是不是可以跟它合作。事实上，当这匹狼意识到还有人喜欢它的时候，表现得相当好。

我们参观了还没有装修好的新游泳池。我们非常欣赏那座与路易斯·米格尔真人大小一样的青铜塑像，我个人认为，米格尔本人比他的雕像更精神，雕像看起来更贵气些。可是，人是很难在自己家的侧院跟自己的青铜塑像一分高下的。生前就把自己的雕像竖立在自己的庄园里，这种做法并不多见。

我此后第二次见到米格尔是在马德里，那是1954年的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们刚刚从非洲返回，住在王宫

大饭店的客房，他过来看望我们。我们刚刚看完一场低劣得不能再低劣的斗牛，大家都来到我们的房间喝酒抽烟，谈着这件顶好忘却的斗牛，说个没完没了。实话实说，米格尔看起来挺吓人的，他心情不错的时候，看起来像是浪荡子唐璜和善良的哈姆雷特的混合体，而在那个喧闹的晚上，他看起来身体疲倦，精神紧张，狼狈不堪。

米格尔还在退隐状态，不过他正在考虑去法国进行几场斗牛表演。我随他一起到乡下去过两三次，沿瓜达拉马斯山避风的那一侧向埃斯科里亚尔行驶。此时的他正在用几头斗牛用的小母牛进行训练，试试自己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状态，重返斗牛场。我喜欢看他训练的样子，我看到他一直在训练，练得那么刻苦，对自己很严格，累了也不肯歇一歇，练到疲惫不堪、心急气躁的时候，总是坚持着，等到牛也精疲力竭才罢休。然后，他就开始跟第二头牛斗。他汗出如浆，深深地呼吸，为的是喘过气来，等新的牛进场。我非常欣赏他优雅的风度、熟练的技艺和他的 *toreo*，即斗牛的方法，而这些是他凭借体力、反应能力、躲闪动作、绝佳的双腿所具备的全套本领，是以他对牛的渊博的知识为基础的。看他在那里训练，确实是绝大的享受。当时雨季已经过去，春天的乡村景色优美迷人。不过，他的风格也没能打动我，因为对于我来说，他有一个让人不悦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不喜欢他挥动披风的方式。我有幸观看过自贝尔蒙特以来所有伟大的、善于挥动披风的现代斗牛士的表演。我可以断言，路易斯·米格尔与其他乡村斗牛士相比，他无法跻身其中。然而，这不过是一个细枝末节罢了，他有一种带有嘲讽意味的幽默感，平素喜欢冷嘲热讽，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愉快。我们有幸把他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在古巴的庄园度过了一段时光，期间，我了解了许多他那里的情况。我每天做完工作以后，我们俩就会在游泳池边促膝长谈。当时的路易斯·米格尔还没有结婚，正跟很多女人热恋，今天要做这，明天又要做那的，还没有要重返斗牛场的意愿。每天晚上，他

都跟阿古斯丁·德福克哈出去，阿古斯丁·德福克哈是一位西班牙诗人，当时在西班牙大使馆担任秘书，非常享受生活。在与德福克哈交往的那段日子里，路易斯·米格尔曾经深思熟虑过，要尝试一下外交官的生活，所以常常跟我们的司机胡安在拂晓时分才回到庄园。

他还想尝试写作来着。我想他一定是这样推理的：既然欧内斯特·海明威能搞写作，那么写作一定不难。我解释道，写作只要做得恰到好处就可以，没有什么窍门可找。就这样，我们有那么两三天的上午都在写作，到了中午，他会把他写的东西带到游泳池给我读。

米格尔是个非常讨喜的伙伴，作为客人也善解人意。他给我讲了一些我以前闻所未闻的关于生活和斗牛的奇闻异事，让我惊诧不已。

因此，这就是造成 1959 年的斗牛这么糟糕的原因之一。倘若路易斯·米格尔不是我的朋友，不是卡门的哥哥，不是安东尼奥的内兄，而是我的仇人的话，事情就会不那么沉重。可能也轻松不了，不过，那样的话，你对那些事情的关注，也只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所给予的关注。